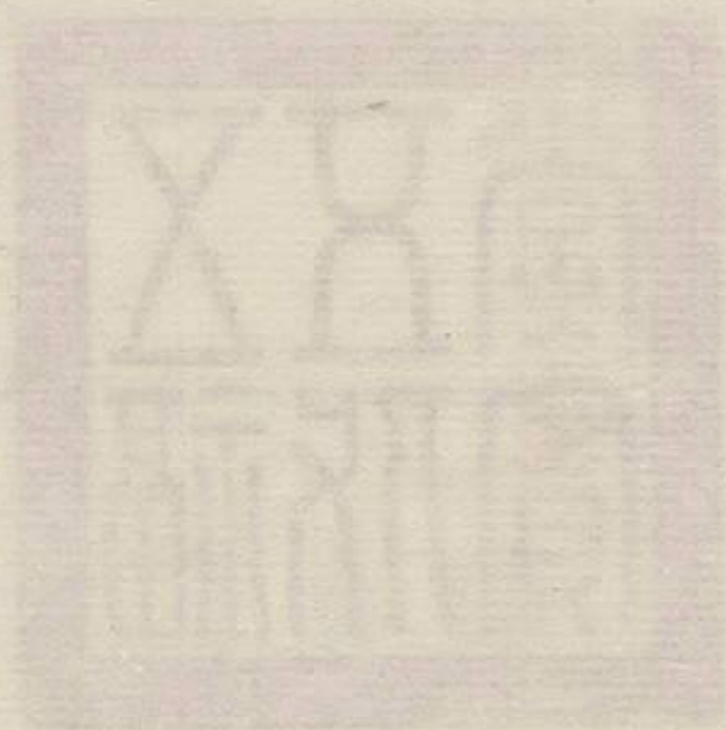


麗澤論說集錄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嘉  
泰四年呂喬年刻本影印原  
書版框高二十·七釐米寬  
十五·六釐米



麗澤論說集錄目錄

第一卷

門人集錄易說上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比 師 小畜 履 泰

同人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井圖 剝

復 井圖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習坎 離

第二卷

門人集錄易說下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井圖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兌 繫辭

第三卷

門人所記詩說拾遺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置 漢廣 鵲巢 栢舟 綠衣

谷風 旄丘 北門 桑中 載馳



淇奧 氓 河廣 君子于役 揚之水

將仲子 擊缶 子衿 溱洧 還

十畝之間 碩鼠 無衣 衡門 蟋蟀

狼跋 四牡 常棣 出車 采芑

庭燎 沔水 白駒 節南山 正月

雨無正 巧言 何人斯 四月 小明

菀柳 角弓 靈臺 行葦 既醉

公劉 板 抑 桑柔 天作

振鷺

第四卷

門人集錄周禮說 五

第五卷

門人集錄禮記說

第六卷

門人集錄論語說 六十八

第七卷

門人集錄孟子說 八十一

第八卷

門人集錄史說 四十

第九卷

門人所記雜說一 一百單五

第十卷

門人所記雜說二 一百三十七

麗澤論說集錄目錄卷終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一

門人集錄易說上

讀易當觀其生生不窮處

讀易須於常時平讀過處反復深體見得句句是實不可一字放過如此讀易雖日讀一句其益多矣若泛泛而讀雖多亦奚以爲

乾

乾元亨利貞如堯欽明文思爲堯舜濬哲文明爲舜上九亢龍有悔健而无息之謂乾九極於上則疑於有息矣故聖人於上九而戒之以亢使人不可輕進蓋常留一位在前則有不息之意若處亢而止則息矣非乾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非謂兩儀既生之後无太極也卦卦皆有太極非特卦卦事事物物皆有太極乾元者乾之太極也坤元者坤之太極也一言一動莫不有之學者須玩乾元二字方見得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氣象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彖元之義也雲行

雨施品物流形此豕身之義也西銘亦有此句氣象大明終始者非謂止言一卦終始如初九上九之終始當大明乾道之終始既知乾道則六位已成於五層中矣故曰六位時成六位非特卦中六位凡事中皆有六位時乘六龍以御天者言體乾道以作用也各正性命保合大和蓋保合天地之大和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他卦象中皆言卦名如地勢坤雲雷屯之類獨此卦不言乾而言健蓋非健不足以盡乾道之大君子體乾正在自強不息當看自之一字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乾乾不息也乾道反復如環之无端故无息也蓋謂進退皆在道也

利者義之和也老蘇之說不合分利義為兩塗蓋義之和處即是利也苟有徒義徒利之辨則非矣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世人分為二故君子體而為一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既行此四德即是乾也非止體乾也

淵世而无悶者疑慮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



離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若不遠復者未免於有念慮也故中庸曰遜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則之一字須子細詳看凡人當樂當憂或為利害牽制或為私意所奪如何便行得違得惟聖人則便行便違也則便也此見聖人所為无滯礙處

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庸者常也惟常言常行自得正中之義

閑邪存其誠誠者中所固有但當於邪字上用力防之而已懲忿窒慾閑邪存誠尊德性也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善世而不伐凡人之功有相敵者則矜伐之心生惟其己之善超邁於世人莫己敵如此自然不伐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二臣位而言君德古人言君不獨有天下謂之君凡可以濟世長人者皆曰君可也

乾之九三九四皆有進德之意蓋九三九四皆重剛而不中處不安之地所以能進德脩業凡人之為學者若自以為安且足則終不可以求進惟君子

自處於不安故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是以德  
可進業可脩孔子推明其義曰忠信所以進德也  
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大抵爲學之道當先立  
其根本忠信乃實德也有此實德則可以進德脩  
業根本不立則德終不可進業終不可脩譬之播  
種有一粒之種潛萌於地中故春可生夏可長秋  
可成人但患无忠信若有忠信則德何患不進業  
何患不脩故忠信所以立本也脩辭立其誠此乃  
下工夫處大抵人之於辭當謹其所發辭之所發  
貴出乎誠敬脩於外而不脩於內此乃巧言令色  
非所謂脩辭所謂脩辭立其誠立之一字學者最  
當看人之於道須當先立其根本苟根本不立則  
遷轉流徙必爲事物所奪必不能存其誠此辭之  
所發所以貴立其誠而使之內外一體然後可以  
居業也君子居業猶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事之所  
以成由百工之居肆君子進德脩業安可无所居  
乎又曰忠信本也人能本夫忠信而端慤不欺則  
德業當進脩矣業至大也居之必有自惟脩辭立  
誠則爲居業之所凡人有所作爲必先見乎辭故  
疾人者有忌辭怒人者有忿辭辭旣脩則其中可

知矣誠所以立也此正學者下手處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所見无毫髮不盡然後可與幾所謂義者乃當然之理須全體是義乃可與存義若以義爲善而求爲之亦不可與存義矣此乃聖人始終之學如自十五而志于學便見得七十不踰矩地位自可欲之謂善便見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地位此皆致知力行之所致也學至於此可謂盡也聖人方且曰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自常情觀此數句以聖人處之爲甚易不知聖人處之實難如中庸所謂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乃曰居上不驕爲下不悖蓋聖人始終之學旣盡方知其爲難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此亦自然之理論聖人終始之學雖曰其難要之皆自不安中得之 在下位而不憂憂私憂也因其時而惕惕所宜惕也憂與惕兩不相關九四一章須看故无咎三字凡人規行矩步自然无失若進退无常豈能无咎惟九四或躍或潛或進或退乃无咎者以其進德脩業之及時也蓋進德脩業不可先時不可後時須識得時中之義

大凡聲不同則不相應氣不同則不相求物各從其類聖人與萬物非相類然聖人一作而萬物皆觀蓋聖人萬物皆備於我故一作而萬物皆觀言萬物各以同聲同氣相從如水不流燥火不就濕雲不從虎風不從龍以其聲氣之異也聖人通天下之聲爲一聲不見有異聲故无一聲之不應通天下之氣爲一氣不見有異氣故无一氣之不相求所以一出而萬物咸覩彼本乎天者親上不親乎下本乎地者親下不親乎上豈若聖人備萬物於我徧爲萬物之類乎聖人作而萬物覩若以爻體觀之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至上下皆親固其常理然此何預學者事學者須詳體此意廣而推之吾曾中自有聖人境界吾能反而求之則當有應之者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意是也

過中則亢中不可過上過五故亢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亢之理也賢者過之亦是道術之亢若清虛絕滅之學所見非不自高然至於无位无民无輔則皆不可用易无所不載故此亦可以言亢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天也元聖人也天无時而不  
用九而天下有治不治者由居其下者无用九之

聖人耳聖人與天同德則天下治矣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四去五爲近

象與文言論上九一文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又曰動而有悔又曰窮之災也又曰知進而不知退皆言亢之不可極至於所謂與時偕極蓋諸處已說盛滿之當抑故此章特發此義謂時方盛滿道亦與之盛滿何適而非道也

### 坤

乾下彖元亨利貞止四字而已坤下彖自元亨利牝馬之貞以下凡數十言此乾坤之所以異

君子有攸往人皆言坤體靜不知靜而有動乾動而坤當順乾故體易之君子當攸往

大哉乾元至哉坤元物无兩大之理然於此又可以見天高地下君尊臣卑上下之分自然如此

理一而已矣理雖一然有乾即有坤未嘗无對也猶有形則有影有聲則有響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凡人多不達此意所爲之事當做十分只做五六分多懷不須做盡之心如此乃是无成无終也君子則不然雖不居其成功而其所以爲不以小大遠近未嘗有二家之不盡一豪不

盡則失有終之義矣无成有終者雖不居其成而不敢有一豪不盡之心乃可

六五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此最難在中

坤之初六一陰始生之時聖人所以發明見微知著之理大抵善者陽之類惡者陰之類也凡小人女子夷狄皆是陰之類初六一陰初生初長之時在人一身論之則邪志初萌之時在天下事勢論之則小人女子夷狄初生初長之時當其初生初長正如九月肅霜去堅冰之時甚遠然而履霜須便知堅冰之必至須是早爲之戒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履霜時陰始凝聚大抵邪心惡念與小人女子夷狄之類不可使凝聚將萌將長時便斬絕消蕩才凝聚便漸漸馴致直至堅冰地位欲觀此爻須看履字蓋纔踏便覺也看得履字則非心邪念發時便覺看得凝字則非心邪念便須消散看得馴字則知履霜堅冰勢所必至臣之於君子之於父本是至親至義至於弑君弑父時雖甚惡人安能一日做成皆由漸漸養成積久貫熟然後有弑君弑父之事使辨之早何由至此所以幾微之間十分當辨辨之不早便是

弑君弑父之漸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順也此一句  
尤可警言非心邪念不可順養將去順養去時直至  
弑父與君如飲酒初時一兩盃順而不止必至沈  
湎殺身如鬪毆初時只是忿疾若順忿疾將去必  
至操刀殺人今世俗所謂縱性者即順之謂也在  
大有所謂過惡揚善在損所謂君子以懲忿窒慾  
不順之之謂也大抵非心邪念若順將去何所不  
至懲治過絕正要人著力

屯

易之爻大抵隨步換形如屯初九剛正之人本自是  
好在六二看九則以陰柔為剛陽所逼却看得九  
是寇此隨步換形也至六四與初九是正應得初  
九剛陽之助却看得是婚姻此又隨步換形也  
九五與六二是正應既有應而九五之爻却云屯  
其膏其辭反不美何也蓋易變易也初无定體五  
雖有二之應然二是陰柔之質豈能濟屯難譬如  
人君得剛明之臣相助乃有益苟不得剛明之人  
雖有柔弱者千百輩相助何益於事此所以屯其  
膏也又不可拘於有應

蒙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上九擊蒙師嚴然後道尊故始終皆以嚴

需

君子以飲食宴樂易傳曰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此二句極有意味蓋君子於未遇之時涵養成就一旦有用則无施不可此非口體之養而已也

剛健者多陷溺蓋躁進而不待時故也惟剛健而有所需則无陷溺之患矣

天下有一等自好之士不肯輕出但併與已分工夫皆廢又非所謂吾斯之未能信君子雖不輕出不妨做立事業工夫故謂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初九九剛健之物不能无動需于郊則去險尚遠也利用恒无咎非謂去險雖遠而常行之事亦可爲但能用其常以應天下之變則无咎矣不謂之守常而謂之用常此言亦可以意會

九二去險漸近雖无大害亦有小虞幸而以九剛陽而居二之柔雖有言語之傷亦能含垢忍辱而不較蓋寬裕居中善處患難者也其終吉也固宜九三近坎之陰故有災謂之在外者九二是內卦之



終逼近於坎之外卦也故曰災在外也

六四以內卦觀之固厄於險而不得進以外卦觀之又懼為三陽所逼六四居險之下而見逼於三陽其傷可知幸而六四以陰柔之質出穴以避故需于血而已耳不然則大有所傷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九五爻在坎陰之中也常人之情處至險之中必皇懼逼迫无所聊賴五處至險而從容舒緩飲食宴樂是知險難之中自有安閑之地也此卦下體阻於遠而需待是見險而止猶在險之外人之所可能也九五爻入於險中而不害其為安閑人之所不可能也

上六六與三相應更不須避故入于穴然應於一陽則三陽皆進不速之客謂此三陽不速之而自來也上六以陰柔之才處險之極又當三陽之進惟至誠盡敬以待之而不與之較庶幾可以免悔吝曰終吉者即象之所謂未大失也

訟

凡訟之道當以誠實為先誠實則利見大人事不實則不利見大人而利見昏迷之人矣雖誠實而不利涉大川恃其實而訟則訟極而陷溺其身矣

比師

比與師當作一體看且以大體看既有衆則必有比君道善羣苟无善羣之德則強陵弱衆暴寡人將不能自安以小言之比卦當與師相表裏始見三代兵農井田之所起師除九二一陽而五陰即五人爲伍之象也比除九五一陽而五陰即五家爲鄰之象也此是兵農爲一當天下有事出則權專在將更无牽制之患天下无事入則權便歸君更无尾大不掉之患

比吉相親比即是吉道歡欣交通安得不吉比吉大槩言比也原筮元永貞无咎此言獨立孤陋固是凶道然比而不推原卜度是有此三德之人苟始相親比不得其人則終不能免咎必有此三德然後與之比古人所以不肯輕以身比人蓋爲此當看伊川說

不寧方來古人灼見天地之間无獨立之理故必皇皇汲汲往求親比如堯舜孜孜稽于衆舍己從人之類蓋謂天下非一人所爲故必以天下之耳爲耳以天下之目爲目如學者亦當親師取友然後可後夫凶易之義大抵舉輕明重非不往親比特

後往爾凶猶及之況于然自足傲然獨立者乎  
下順從也九五以一陽在上羣陰順從以剛中也此  
指言相親比之狀剛而不中則失之暴便是偏既  
剛且中所以能具此三德上下應也君能親比上  
下皆相應初无彼此其道窮也人之一身能幾不  
能親比其道之窮也宜

地上有水比見得比親切處浸潤滋灌流行未嘗相  
離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是人君比天下之綱目建  
萬國所以比民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蓋君之於  
民豈能家至戶到而比之惟撫諸侯使孚吾德意  
於天下即是比天下也若只是以一人比天下則  
天下不可得而比矣

初六以柔處初有順之理比之始以誠信爲本至於  
盈缶无一豪虧損自然終來它吉象比之初六排  
一比字在初六上此見聖人筆法與作春秋解詩  
一同斡旋一字便見意全且如孟子舉孔子說詩  
天生蒸民只就中添一故字與一必字其理粲然  
甚明後世雖千百言而不足

六二比之自內伊川曰士之脩己乃求上之道求非  
干祿之求也緣其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

六四外比之正吉四最近君遂比於君五剛明賢君故聖人以從上言之然當看伊川三段之說相須不可偏

九五伊川說最要熟看人不誠雖切近者亦不丁寧之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緣自處得正中所以能盡顯比之道若使自立身偏處不可謂正中上六比之无首凶聖人因上六之无終故推原其所以无終之由所謂无首却不是指初六說大凡无終者皆緣无始今人言无終者以為初間本好只後來有少不好殊不知終之所以不善者只緣初不善使初間有一分未是處在當時却未見到後來不善時皆自此一分發出

此卦大抵以五為主二與五正應切近故正无疑四外比亦吉三惟不比故可傷若初只說比之始又况以六居初其體本順故亦吉也

### 小畜

或問小畜一卦如何看曰以卦觀之柔以巽順之道畜剛以爻觀之陽不受畜在人分言之卑之畜尊下之畜上固當以巽順之道然有剛明之才者亦豈可受畜於人邪

履

物畜然後有履言物惟畜之多故好譬如水積畜多故波瀾自然成文又如燈燭若一燈一燭固未見好唯多後彼此交光然後可觀

履德之基也履之爲卦上乾下兌所謂以柔履剛兌柔也乾剛也兌以柔見履於剛是卑順自處得其分所以履之爲義學者踐履其用最切孔子彖辭履虎尾不咥人身天下之至危者莫如履虎尾今則履虎尾而无咎噬之患自此以往何所不可所謂履者凡履踐之道皆在焉聖人係之以辭獨舉

最危者言之何也大抵學者踐履工夫須於至難至危之處自試驗過得此處方始无往不利若舍至難至危其它踐履不足道也先難之義也說而應乎乾惟易簡始知險阻若欲履虎尾之至危以剛很不可以機械亦不可惟以柔順和悅則雖處至危之地亦无所不安矣彖又推究其本意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孔子蓋以君位言之凡孔子之彖易多是發其大者以示人天下之至危者无過於履虎尾天下之至尊者无過於履帝位舉二大端以示人凡履踐之事莫不在其中矣

九五以剛而居中得正然而申之以不疚之辭何也蓋緣天位至難雖以中正之德若非慄慄危懼用剛之過則夬履貞厲惟是履帝位而不疚然後光明學者當深玩夫子之彖辭自履帝位推之自尊及卑自履虎尾推之自危及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時位莫不皆在其中矣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天處上澤處下尊卑各得其分大抵尊卑貴賤本皆有定位爲尊者處尊爲卑者處卑雖萬鍾之祿不自以爲多抱關擊拊不自以爲寡若是上下无辨宜賤者

處貴宜卑者處尊民志便不定何者才能相若德業相若而一貴一賤安得不生畔援之心乎君子之辨上下本非強以私意安排上天下澤物各付物各隨尊卑之分而已然而尊卑分明无如天地天尊地卑最是上下之辨之大者上天下地反爲否何也取象之義又須識所謂上天下澤與上天下地不同上天下澤所謂山澤通氣氣升於天辨位之中自有融通之理此其所以爲履若上天下地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騰則雖辨而无接此其所以爲否也

集錄一

十七

外者蓋否之時斂志在內今時旣泰所志在外將以行其志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伊川作兩句說亦好今只作一句包荒則旣能包容雖馮河勇力之士亦能用也不遐遺言大抵人當否之時自然憂深思遠至泰時人民安富國家間暇所失多由慮之不遠殊不知亂每基於治危每基於安詎可遐遺乎若朋亡言惟亂世智者效其謀勇者效其力不暇爲朋黨當泰之時人臣各有朋黨是以漢之朋黨不起於高帝光武創業之時而起於中葉之後唐之朋黨不起於高祖太宗之時而起於文宗之際此泰所以貴於朋亡也惟能盡二者事庶得中道惟得中道故光大也雖然此卦六五君位九二臣位治泰之道盡具於二而不言於五何也蓋以六五中順之君旣能委任九二剛中正之大臣則人君之職舉不必自爲也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无異之謂同如同乎鄉閭則不能同乎州巷同乎州巷則不能同乎它州之州巷如此則不謂之同野者曠遠无蔽之地唯同人于



野則非昵比之同可見其大同惟同人于野然後能利涉大川大同故能濟大難小同則可利涉小事而已乾居五柔居二乾與柔似乎異惟如此相應乃所以為同非如以水濟水之同也同人于野利涉大川斯能與天合德乾行謂天之无私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學者宜理會此八字其要雖在乎正之一字就此中亦大有事執夫正之一字而直情徑行非所謂正也須是知得委曲精詳之道理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乃可謂君子正也

天與火同人天在上火炎上故謂之同易之有象與春秋同下一與字精神都在上須是詳看便見得是真同若去火在天下便不見同意君子以類族辨物大抵同之中自有異不必求其異如天同一天而日月星辰自了然不可亂地同一地而山川草木亦了然不可亂道同一道而君臣父子自了然不可亂此同人類族辨物之謂也謂之同矣而又謂之辨者常人以同為同如以剛遇剛以柔對柔則謂之同如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則謂之同殊不知剛柔相應水火相濟乃為同

初九所謂出門同人極有說大抵天下之理本无間

惟人自以私意小智限隔如居小屋之中未出藩籬牆壁若緣出得門外便是大同然若欲出門必有其道如遵陸必具車馬涉川必辦舟楫伊川已指出門之路與人甚分明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四句道理當詳味體認使灼然可以出門方是

### 謙

易六十四卦皆有凶惟謙卦六爻无凶以能謙故也大凡學者要着謙卦當味伊川兩句曰達理則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此兩句乃入謙道之門蓋天命所在自有定分初无一毫加損君子達其理則知求勝者徒然耳要之初无增損於其間也人惟中无所有則必誇人以爲有譬如貧賤者恐人輕其貧賤必外以富有自誇无文學者恐人輕其无文學必外以詞采自銜實有者却不如此

聖人言天地鬼神人道无不好謙然人多不能好謙何也不能捨己故也不能捨己則好勝人之心生欲求其尊必自高大欲求其光明必自眩露欲求其不可踰者必自高抗不知求尊者當自下求高

明者當自隱求不可踰者當自卑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常人之所謂謙乃易之所謂尊而光也常人之所謂卑乃易之所謂不可踰也君子之終者君子能達謙之理至於終極也

初六凡事不可太甚惟謙无窮極故謙而又謙雖涉大害亦吉卑以自牧人之病莫盛於有矜心勝心必欲醫此病須用謙譬如病之深者用藥過多亦无害欲救矜勝之心雖謙而又謙亦无害故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須著意看此四字牧如牧牛馬之牧牛馬不牧則蹊人之田傷人之稼人不以謙自牧則矜勝之心必為害

六二鳴謙是謙之發於聲音者也然而謙之鳴當觀其所發處其發也出於真心則吉使其不出於真心而發於聲音笑貌則有凶

九三居下體之上甚高之處大抵人自有驕矜之心又加之以功勞必益自尊安能謙惟君子雖有功勞而謙則有終此所以為吉民之所以不服者以上之人求以勝之故也今君子雖有功勞尚以謙自處宜萬民之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聖人作易只是教人處事且如今

人方在難處之地而人教之以處之之道其卒如  
何四當大臣之位上有謙順之君下有勞謙之臣  
而已居其上須有處之之道如撝謙乃可如漢之  
揚敞車千秋當霍光上官事惟聽光所爲却不足  
以當之蓋敞千秋乃无能而已

六五利用侵伐須先有不富以其鄰蓋我處人既盡  
而猶有不服方可用侵伐

上六此一卦兩鳴謙在六二則好在上六則不好六  
二處得中正上六謙之極發於聲音故宜以剛武  
自治六抵謙固美事若一向只見於聲音却不濟  
事須就內以剛武自治如自治其邑國則可六五  
上六利用字須子細看

### 豫

豫利建侯行師序卦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謂人處富  
貴榮顯之地須是得謙然後和豫夫當天下无事  
時則建侯有事之時則行師事之最大者若非和  
豫何以舉此

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此一卦四位是陰獨九四位  
是陽剛陽也今以一位之陽應四位之陰則志遂  
行非和易何以得此又天下之事須順理而動則

豫如君子坦蕩蕩作德心逸日休此順動之謂也  
小人長戚戚作僞心勞日拙此不順動之謂也天  
地以順動則日月躔次四時代謝自然不過不忒  
况聖人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天下雷行物  
與无妄則為无妄雷在地上則為豫天地之間只  
有一順字順即行其所无事

豫之時義大矣哉此是大矣哉之最先者

地中先有雷然後能出而發聲曾中元无樂如何作  
樂夫雷本發於地則奮然而震驚此亦順動之象  
也故先王體此作樂夫樂者亦本諸人心發而寓

諸金石鐘鼓之間今人須看雷之所自發處及樂  
之所自起處則豫之義可知不然則徒見震驚之  
聲則謂之雷論其清濁調其宮角則謂之樂此不  
足與語雷樂之義也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  
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大凡天下事不知其理不  
可便言其无有如柳子厚言樂不能殖財只為自  
不見此道理

初六鳴豫凶一爻備極小人之情狀小人一得意於  
上便志得意滿易傳言輕淺兩字最好

六二介于石處豫樂之中不有其豫樂故能見幾而

作人多在順中壞了惟六二便能覺象言以中正也蓋豫得中正則不為豫樂所移

九四由豫大有得四是大臣之位又多懼之地也今人處多懼之地一向就危疑上猜防自為疑阻惟由豫之道但推誠於上下不復自為疑阻所以大有得而志大行周公當攝政之際外則四國流言內則王不知周公只是推誠而已不惟大臣如此而朋友之道亦只是推誠相與自然勿疑而朋盍簪

六五貞疾恒不死傳曰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若以豫自處則權必移於下既逸豫雖云久不死亦終於亡而已如人氣血耗散而膚革僅存亦終於死而已九四一文在九四觀之則為大臣在六五觀之則為權臣故逐爻取義不同上六真豫今人當真豫之極便謂不可救藥不知一念才正即是好人易傳曰不言真成之凶而言有渝无咎聖人勸人遷善之意深矣

隨

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人之性本同一有所隨便分善惡如堯之朝舜禹為

善人之宗共鯨爲惡人之主方未有所隨則同此  
人也一步隨舜禹則爲善人之歸一步隨共鯨則  
爲惡人之黨是爲善爲惡爲正爲邪皆在舉步間  
不可汎有所隨蓋隨人不是小事須元吉利貞乃  
无咎如比之親輔人必須原筮元永貞乃无咎  
彖大凡隨雖小隨大柔隨剛陰隨陽下隨上必是上  
有以先之天下之理未有无感而應故剛來而下  
柔然後柔動而悅如堯舜之聖只是捨己從人必  
須我有可隨之道然後能使人隨我至於變時雍  
則人來隨我矣隨時之義大矣哉不曰隨君子而  
曰隨時者蓋君子與造化爲一隨時所以隨君子  
也

隨時之義大矣哉先輩謂易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  
蔽之只是一時字如孔子大不可名孟子只以聖  
之時盡之如中庸只說一時中易傳曰凡贊之者  
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只教人玩識時字  
澤中有雷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隨之至也震者  
時也澤隨震而動猶人之隨時然澤中有雷則時  
本自有而初非外物也凡隨者必與之爲一始爲  
隨之至孔門弟子善隨夫子莫如顏子至奔逸絕

塵瞠若乎後猶未能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畢竟有顏子之步又有夫子之步有顏子之趨又有夫子之趨亦未爲隨之至嚮晦入宴息曉便起晦便息飢便食渴便飲堯舜便禪讓湯武便征伐八元便舉四凶便逐姑舉一事以明之則知事事皆如飢食渴飲晝作夜息不費思量本无一事祇爲見得理明時到自應天下之理既如渴飲飢食晝作夜息理甚明白初无難知惟人自見不明往往求之至難不可卒曉之處故多辛苦憔悴而无成殊不知天下本无事所以然者以其不善推之故也此之謂不受命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主守也大率隨人必習中先有所主宰若无主宰一向隨人必入于邪至於變所守以隨人尤非小事若所隨不得其正則悔吝而不得其吉矣此隨人之初尤不可忽故聖人教人以隨之本言人先内有所主然後可以隨人或變而隨人惟正而後吉也出門交有功非特處事如此學者爲學亦如此今之爲學自初至長多隨所習熟者爲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後有功象又贊以不失也者常人多謂親



暱之言必不誤我隨之必可无失殊不知親暱於愛其為我謀也必不盡公且如與親暱論官職則必多勸我進少勸我退從之豈不失乎如與親暱論財利則必多勸我受少勸我辭從之豈不失乎唯利害不相及之人往往說得依公合理吾能隨之所以多有功而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凡人既要隨君子又要隨小人終必為小人之歸故象曰弗兼與也伊川云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此數句最當朝夕看

集錄一

卷二十七

卷二十七

且如宣政間蔡京為相有一給事中封駁稍多以是罷黜所親或問蔡曰是亦相門出也何故罷之蔡曰彼既欲為好官又欲為好人此雖姦人之言然正合弗兼與也之意可以為世戒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此爻却與六二政相反六二隨小人失君子六三却是隨君子失小人蓋六三之失小人乃是得處所以言隨有求得如病以去為得瘡以潰為平利居貞者今人多言諂媚君子无害不知諂君子與諂小人无異古之人親附君子之心雖切而守道之心甚堅使其一向

直前則君子亦未必與我蓋君子易事而難說玩  
味利居貞之義則知君子不可苟隨也六二既失  
君子隨小人固不足論至六三既能隨君子而聖  
人又教之以利居貞蓋隨君子而不能利居貞則  
君子所見於我無預以是知隨人者不可無所主  
也邵堯夫所謂君子不可以強合此正得利居貞  
之意孔門弟子最得此三字如孔子欲正名子路  
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子路所見雖未至然亦不肯  
遽捨所疑而從聖人大抵孔門問答多爾易傳上  
隨下隨之義最好今人能上隨則一步高一步下  
隨則一步下一步如脩身如爲學一向隨上則高  
明如飲酒如佚樂一向隨下則卑陋矣爻言利居  
正象言志舍下也能決志舍下則能上隨矣

九四天下皆隨於己當危疑之地雖正亦凶惟至誠  
於道自然无咎所以至誠无咎者爲其自誠而明  
故也伊川所以引伊尹周公孔明皆以其明哲而  
誠故可處危疑之地然又如燕之慕容恪亦當主  
少國危之時內有強臣外有強宗惟慕容恪能以  
至誠自守故能全燕之社稷而无纖毫之咎正得  
有孚在道一爻之象象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處此

危疑之地本自當凶然君子處此自有轉移換易之理此所謂吉人吉其凶凶人凶其吉又曰居大臣之位處多懼之地若有心於得民之說此固姦臣所爲不可論至如中正之大臣爲民心所隨雖貞猶凶要必有處之之道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是也有孚在道此一句最好看蓋有孚誠於中即所爲合道見善又明則何咎之有何咎與无咎不同乃伊尹周公孔明事也有孚在道以明董仲舒曰爲人臣而不知春秋必陷篡弒之禍爲人君而不知春秋必被首惡之名其始莫不自以爲善而不知其非自以爲善則似有孚不知其非則不能在道以明又如釋氏之湛然不動道家之精神專一亦近於有孚只爲无在道以明

九五孚于嘉吉此正當以六二六三參看大凡病有麤有細六二一爻隨小人固不足道六三既知隨君子又不可以非道隨之必居正然後可然六三一爻病麤者易見九五居正中之位則隨用皆嘉善又恐隨之太過伊川云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此正病之細者最難看此數句學者當玩味置之座右蓋人

只言能從君子便是趨向已正此外无事殊不知  
雖所從得君子猶自大有事在六三之隨四九五  
之隨二所隨者皆得君子也然三所戒者以謂不  
能自守其正而欲苟悅君子則便與諂媚无異此  
其失猶易見至於九五所戒則謂雖无諂媚之心  
而慕用君子之心太過見得君子无事不善件件  
隨之則亦非得中矣此其失則難知也傳所謂中  
實者九居五之中則為中實蓋隨善而不中實則  
名為隨善何益於己如人為學見前輩若不中實  
則見如不見中實乃為學之根本

上六拘繫之此正民隨君學者隨賢才繫而不可解  
隨之極者也太王去邠民隨之者如歸市正合此  
爻所以亨于西山也非特太王如有客詩言有客  
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白駒詩言皎  
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亦合此爻

### 蠱

蠱之為卦取事為諭乃取蠱壞之義何也天下本无  
事惟其蠱壞脩治整頓方是有事聖人所以以蠱  
而繼之以有事示天下本无事之義蠱事也蠱非  
訓事蠱乃有事也在文為皿蟲使天下之器服不

爲蟲所壞則不必脩整以此看惟壞亂然後有事  
元亨者天下之事常相對有一病則有一治法當  
蠱壞之時元亨乃治蠱之法爲卦艮上巽下剛柔  
既不偏有所止而巽順行之不失其當如此治天  
下自然大亨雖險難无不濟是以利涉大川惟其  
蠱壞所以却有亨涉大川之理蓋易盈虛消長成  
敗常相倚伏正如路溫舒所謂禍亂之作天所以  
開聖人也蓋當壞亂之極自然必有開通之理上  
如湯武下如高光皆因蠱壞之後然後大業以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推原事之終始聖人舉事不  
獨去一事上看事之前後即事之終始也甲者事  
之始每有事先三日而慮其所以蠱之根本然後  
爲之既爲之又後三日而慮其將然然後其利可  
久聖人爲事詳審如此此二句皆事未出之前而  
非事見之後也以喜隨人者必有事傳最好看以  
君子小人言之小人以喜隨人者必利達之事君  
子以喜隨人者必脩己之事  
剛上而柔下當萬事蠱壞之時下巽順而從上上之  
意唯欲止亂下既順而上即止不復過當窮治此  
所以能治蠱也又有一義此卦上止下巽天下之

事所以不治者在上常患主宰不定在下常患人各有心若上之止如山岳之定下之順如水之從何蠱之不可治又其卦上剛而下柔上剛則果決而有行下柔則易使如此而治蠱則元善大亨而天下治矣若是上柔下剛君弱臣強安能治天下之事巽而止舉事皆然既巽順曲折不逆人心又須中有所主確然不可變若是中无所主但只止而不巽无巽以出之之道亦是拂人心處既胸中有所定而柔順以行之始是大亨以此見處天下之事必其勢順其才全剛上而柔下其勢順矣巽

而止其才全矣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往則有事天下之事向前則有功不向前百年亦只如此蓋往則有功也天下之事方其蠱也皆有可畏之勢如大川之滔滔然於此而往焉則有事而可治矣如憲宗武宗平淮蔡澤潞當時朝臣沮者甚多以謂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二君惟斷然而往故克濟然天下之事无窮必須量度其才可以涉大川當風濤洶湧若能操舟楫便自有无窮事當春秋時惟夫子盡此若季路之於季氏冉有之於衛皆是未到濟大川處須是知才出去了事漸漸多終則有

始天行也先甲後甲若只以人求之自不知其所  
以然之故須明天行終始之理言天下之事有終  
則有始乃天道如此君子知之故每事先甲三日  
而慮之常人不知臨事只於一事而思不知終始  
之道乃天行也孔子釋彖推原先後之意事之終  
始不是人安排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  
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天下之消長盈虛文質剛  
柔如環之无端乃是天行若是要得自窮智慮探  
事先料事後不知消息盈虛只是臆度

象山下有風山下有風之時震搖播蕩萬物皆錯亂

陳靖

若无震蕩動搖萬物如何會錯亂大凡天下自有  
定分不必用人安置緣其擾亂以至蠱壞如山下  
之草木自生自死何必整理一為風所鼓以至蠱  
壞方用整治天清日明則无所事矣天下本无事  
惟蠱壞之世如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而事乃出  
如卦之象則為蠱如卦之才則治蠱之法已隨之  
矣君子振民育德蠱事也天下事只有治己治人  
更无它事然振民便是育德治人便是治己雖名  
兩事元非兩事无事則內欲自育其德臨民振之  
而已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合外內之道也

故時措之宜也蓋終日所行若不入此兩事則皆非吾所當事矣今人所作不是无益於己无益於人即有害於己有害於人

初六幹父之蠱置父於无過之地人稱之爲有子亦可以无憾矣然必厲終吉此三字須子細看蓋不知戒懼則自以爲事父之道足矣意承考也所謂意承考者從父之意而已譬如人君之繼志是也祖宗之意只欲天下安我措置得天下安便是承祖宗之意不必事事要學也

九二人只知幹母之蠱須是婉順不可太剛便道此是不得已爲母故少屈其道殊不知只此便是中道貞之一字如天之不可階而升尋常用工夫五六十年未必到得惟於九二却不可貞蓋須識用處若用貞以幹母之事則證父攘羊之直也傳曰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何能使之大有爲乎夫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於九二却如此說此須要看此是伊川晚年更練世變故見得到此

九三以剛居剛而承父之事必至矯厲過當然却有



以小有悔无大咎須看巽體乃可傳曰小有悔已非善事親也此極好看譬如一正人其間雖有小過亦不害其爲正但要事上放教紆迴曲折使无大過聖人教人與已到者爲地又與未到者爲地若只與已到者爲地則是未到者无一入得道理六四逼近於五正如子逼近於父只是就父之事調停教從容寬裕始得若欲專輒徑往自任必見吝也又以陰居陰柔弱之才无應則至誠不能感通所處之地如此若往幹父之事必有悔吝惟優游寬裕以處其父之事乃可

六五幹父之蠱傳云有就爻求意者有求意於爻之外者六五當幹蠱之任自能用譽亦何不可須求意於九二者蓋度六五才質陰柔必不能獨辦此也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九二雖有剛陽之才若非六五之君巽順以求之安能委曲承之而用譽也須看此一句說命曰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人須是辦得此一著方做得事蠱卦專爲治事故以此爻終之諸爻皆以當天下之事爲己任至於上九却取意於事外

臨

序卦有事而後可大須看此句天下之事若不向前  
安能成其大如士人爲學有志伊周事業也須是  
向前去至于八月有凶說者謂五月諸陽方盛一  
陰已生即能知戒此未爲知幾蓋一陰已生此二  
陽方長即知二陰之生乃是求對法例卦體便可  
見蓋只是反掌間爾臨漸臨漸若能見此方是知  
幾豕剛浸而長止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  
者剛正和順而已若知此理便識一陰一陽之謂  
道消不久也人自以爲久且自建子至建未八月

之遠却言消不久也此句最好看蓋只是反掌間  
事耳學者能常思消不久之戒它日臨事必不失  
枝落節若持八月尚久之心事到面前必无措置  
象曰澤上有地臨爲人上者須細玩澤上有地臨之  
象此不可只以上臨下之象觀之水地相浸漬而  
臨其上便自有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意

初九有感於四爲四所說在下位而爲上所說要須  
以貞則吉志行正也蓋其志在於行正道以利天  
下也蓋初以下位而感於上也

九二初以下位而感於上而二以大臣而感於君故

亦云咸臨然下之感上須守其正臣之感君須戒於順

六三以陰柔在上處位不當却有兩路若知處位不當強煦煦說人則无攸利若知處位不當戒懼自守則可无咎甘臨求諸人既憂之求諸已

六四臨道上近故以比下為至伊川於象又發明三句蓋上得乎君身得其正下得其助臨之至也

六五以中順居尊下應九二剛中之賢謂之知臨大君之宜者此與後世所謂知臨不同後世之君自任一已聰明以臨下適足為不知蓋用衆人聰明

以臨下此乃大君之所宜也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之意

上六无應然陰之志必求陽下之二陽本不應乎上而上之志常在於內之二陽此所謂躬臨也躬厚也彼應我而我厚之者常也彼不應我而我猶厚之非常也躬也躬過厚之義上與三正應本當相厚未足為躬惟與初非相應而厚之所以為躬大抵在上臨下須看躬臨下雖未應在上不可不過厚以臨之如堯舜之世上厚於下下厚於上上下相應固盡善矣若盤庚遷都胥動浮言下不應上

如此盤庚三篇之戒諄諄告諭如此亦敦臨之意

觀

一陰生於姤二陰遯三陰否四陰觀五陰剝姤勿用  
取女剝不利有攸往否之匪人皆是不好惟觀四  
陰在下二陽爲觀於上却與諸卦不同蓋治中有  
亂亂中有治觀卦體可見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上  
下交孚氣象

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五居尊位以中正爲天下所  
觀須看順而巽一句蓋專中正而不巽順則亦非  
爲上之道

象風行地上觀風行地上无所不徧先王體之爲省  
方之制如虞之巡四岳周之巡狩此却是據象取  
義聖人深居法宮之中精神所運无不到豈待省  
方而後觀民設教蓋精神无不到而省方之禮  
自不可廢老氏言聖人无爲只見一邊事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辭雖指小人意却屬君子小人  
則可君子則不可

六三居下之上又接上體觀是則向是不是則退而  
修正

六四須看觀莫明於近蓋觀近則見得親切洪範曰

以近天子之光蓋惟近乃見其光華此却不論地之遠近乃心之遠近志異道殊雖近而遠尚友千載雖遠而近孔子之與陽貨堯舜之與驩堯近而遠者也孟子之於孔子文王之於舜遠而近者也九五居人君之位故須觀我之所生德教刑政之類事事合於君子之道人人歸於君子之域方始无咎且九五剛陽中正之德處于尊位觀之極盛者也不謂之元吉无不利只謂之无咎者蓋使天下皆為君子是人君本分職事才得恰好故只謂之无咎人君居尊位最難自觀蓋左右前後阿諛迎合然却自有驗得處俗之美惡時之治亂此其不可掩而最可觀者也

### 噬嗑

利用獄須是去其間所以言獄者又須是推究病源所在不曰用刑而曰用獄者蓋獄者察其情也當察其何處間隔然後治之譬如人固是被私意間隔處各不同苟不察見間隔所在則枉用力噬嗑緣有物間隔故須用明與威治之然後无間不特治天下如此且如人身本與天地无間只為私意間之故與天地相遠苟見善明用心剛去私意之

間則自與天地合

初九受刑者也。大抵爲惡先從發足處制之，則惡必不能長矣。履校滅趾，禁之使不得行也。旣不入於惡，必自進於善矣。所以无咎也。昔周公治商之頑民，不急於它事，乃切切在於禁其羣飲之患。夫何故？商民染紂之沉酣，遂致頑而不淳。周公察其所從來自其所以爲惡之本原而制之，豈後人區區制其末流之比哉。

六二乘初剛，是用刑於剛強之人。刑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臯而无咎也。二居中正之位，用刑之

卷六十一

四十一

丁卯

峻如此，得非過於中乎？治剛強而用嚴刑，正如病深者用藥猛，方得適宜，乃所謂中也。居中得正，用刑之君子也。乘初九之強暴而用刑以制之，故不得不下毒手也。人皆謂刑平國用中典，即謂君子之中道，殊不知以深刻之刑制強暴之惡，正聖人之中也。觀孔子温和之氣象，在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覲鄉黨則恂恂似不能言。一旦見原壤之箕踞，則以杖叩其脛，見痔求之聚斂，則鳴鼓而攻之。聖人以嚴御惡政，所謂中也。

六三以陰居陽，處不當位，自不正而欲正人，難矣哉。

然而彼有罪惡之可誅則當誅之而不宥在我亦自无咎聖人言此真有深意存乎其間何者噬腊肉而遇毒當於此知正己之道雖吝而无咎小人有惡從而治之在我則實无罪聖人不長小人之惡之意也聖人之言譬如倉公扁鵲用一藥而治二病立一言而正彼己其意深矣

九四此爻為間最大大凡噬乾肺乾肉皆去間之理也九四為間既大須用力深則所得亦大大抵人情當患難未平之時則克艱其事及患難既平之後則忘其艱貞故聖人特於此致戒後漢董卓為漢大間王允誅之至其終而不能艱貞漢遂復亂正此文之所戒也

六五剛在四則為直而已五得中則為剛中大抵剛直中正之道本自我有患不能去其為間者耳間既去則所得非自外來

上九為惡之大一至於此為桀紂為盜跖皆以不能聽人之言也

賁

伊川曰合而後有文此說甚好小利有攸往當看小字雖如賁之文章亦止於小利有攸往而已

豕天下之人先須看其基本如何剛本強也文之以  
柔故无不亨柔本弱也文之以剛則小利有攸往  
文者文飾之也因其質之厚薄而加飾耳文王聖  
人也得尚父佐輔之故為大聖人之事業周公伊  
尹聖人也所佐者太甲成王而已則亦止於太甲  
成王之事業日月星辰雲漢之章天之文也父子  
兄弟君臣朋友人之文也此理之在天人常昭然  
未嘗滅没人惟不加考究則不見其為文爾此一  
段當看觀字唯能觀察此理則在天者可以知時  
變在人者可以化成天下也

象山下有火賁火在山下山上草木皆被其光彩是  
以謂之賁賁文也山下有火山上方有光輝猶文  
章必從根極中來聰明不可恃人多恃其聰明以  
折獄故失之於過君子雖聰明而不敢自恃其明  
故於獄无敢折大抵无敢折獄者非謂延淹退縮  
也乃周詳審察常若不明者之所為故曰无敢折  
獄

初九大抵人皆以外物為光華而君子必思所以久  
遠之道初九一文本當從二之甚近不以二光華  
可慕而遠從四則知久遠之道在此矣夫舍車而



徒非謂有車而不之乘以義之不當故也象又恐  
人以道義自負驕富貴羞王公故又曰義弗乘蓋  
曰吾非輕富貴車服爲不足道但義不當乘之耳  
義當乘則乘之矣若義之所在而乘之則亦足以  
光華此足以見君子不有外物之意

六二大凡有本則有文夫人之須不離於頤頤文生  
於本无本之文則不足貴

九三居內卦之極又有離體故爲文明之極故曰賁  
如濡如然又曰永貞吉何也蓋文之極須當守以  
正大凡有文之人自爲人所重而此象乃曰終莫  
之陵者此蓋有說文士雖爲人所愛而亦爲人所  
薄若唐之王揚盧駱雖有文采終爲人薄者以不  
正故耳若孔子孟子非不文也而後人仰之莫不  
肅然而敬者以其永正也六經之文亦然

六四白馬翰如此一句須當看且四與初爲正應爲  
九三之剛間隔故未婚媾初四雖爲九三間隔然  
其從正應之志如馬之飛故後必合凡人之於事  
其所當合者終不爲人所間然亦不可以爲當合  
而不思慮也必如馬之飛翰而後可

六五大凡居君位者當使我裁制于人不可受人之

裁制今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故  
求上九之賢而資比之故去吝然自知其才柔弱  
不足有為而資求於人與不求者固異矣故曰終  
吉

上九伊川曰惟能質白其賁則无過飾之咎此一過  
字須當看


易傳於賁卦論取象卦變之義甚詳恐讀者未易遽  
曉今擇其可圖者隨文釋之

傳曰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  
附於地剝是也

復是陽長剝是陽消所以名為復者陽復名剝  
者陽剝

又曰有取二象兼取二爻爻變為義者風雷益兼  
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

  
巽上 益 上本是乾下本是坤損上體四之陽將來益下體  
震下 益 初之陰此損上益下也故四變為陰初變成陽

  
艮上 損 上本是坤下本是乾損下體三之陽將來益上體  
兌下 損 上之陰此損下益上也故三變為陰上變成陽

又曰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夬之剛決  
柔始之柔遇剛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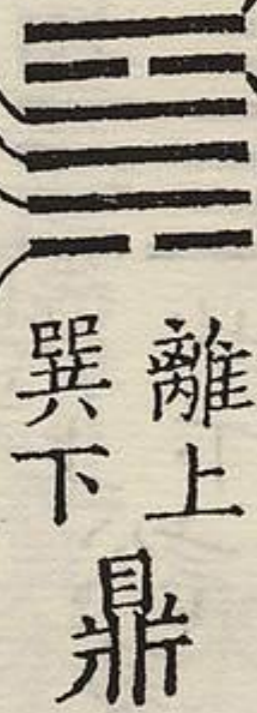


兌上 夬五陽居之  
乾下 夬 陰是剛決柔

乾上 姤 陰始生於下與陽  
巽下 姤 相遇故曰柔遇剛

又曰鼎又以卦形為象

鼎鉉鼎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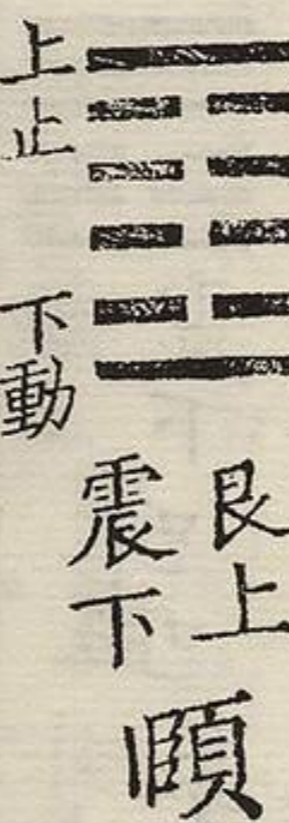


鼎中實受物鼎足

又曰有以形為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

嗑是也

外實中虛外實



上下二陽中含四陰上止而下  
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頤之象



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  
象也中虛之中有剛爻焉頤中有物之象也

又曰訟无妄六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  
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  
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乾上 訟 象曰剛來而得中也  
坎下

謂之剛來者謂下  
體本是坤卦剛自

外面來變二之爻為坎也剛爻只是從外面坤卦來非從

體乾卦來蓋上體乾三陽自足元不移動豈自體來乎



乾上 震下 无妄象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

謂下體本是坤卦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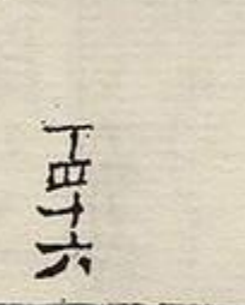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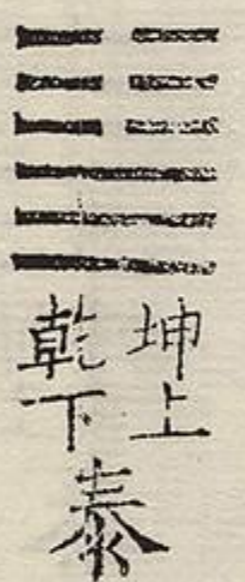
自外面來變初之爻為震此剛爻亦非從上體來與訟卦同

又曰先儒謂賁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文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文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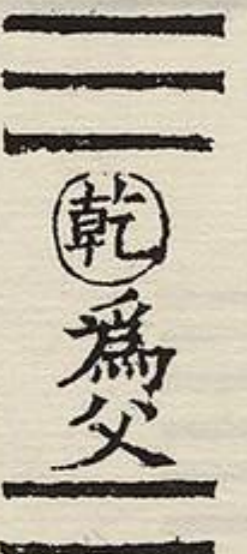
先儒說柔來而文剛剛上而文柔

伊川程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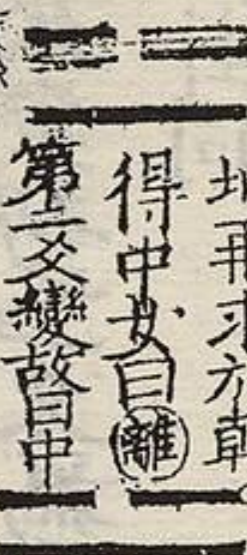
隼錄



又曰乾坤變而為六子



乾為父 坤初求於乾而得長女曰巽第一爻變故曰長



坤為母 坤再求於乾而得中男曰坎第二爻變故曰中



乾為父 乾初求於坤而得長男曰震



坤為母 坤三求於乾而得少女曰兌乾體坤來三爻變故曰少變之也



剝

貴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以致飾為亨則其亨盡矣譬如花開方其未開之時固有无窮之意及其一開之後則殘謝而已豈復有餘蘊哉

六三居羣陰剝陽之時乃獨與上相應則必與下之羣陰相失也然謂之无咎者處小人之羣必與小人相失然後於君子之道无咎得小人之心得失君子之心得君子之心必失小人之心得小人之心得君子之心必失理

六五居羣陰剝陽之首義本當凶然為有一陽在上

二九五

集錄一

四十七

日七

陰必從陽故五率羣陰順序從陽如貫魚獲寵愛於陽如宮人蓋五陰雖小人上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

復

復小而辨於物當初一下豈曾不亨只是上面大有階級

復卦一陽生雖五陰之盛不能抑遏猶人善端之生雖習氣豈能昏之猶笋迸於石自然發生豈有障礙故曰復亨然善端初生全在愛惜保護不可戕損方能德聚而不孤所以繼之以出入无疾朋來

无咎

剥之後繼之以復蓋陽无剥盡之理剥窮上反下纔到窮則必復此自然之理積惡之極則必思復善積邪之極則必思復正積陰之極則必思復陽且以剥之上九一爻觀之曰碩果不食譬之植果實既蕃必須採而食之餘果雖皆剥落其中須遺一兩顆不能盡食便自有發生意天地生生之理元不曾消滅得盡此剥之後所以必有復也夫復自大言之則天道陰陽消長有必復之理自小言之則人之一心善端發見雖窮凶極惡之人此善端

亦未嘗不復纔復便有亨通之理且以卦體之交觀之初九一陽潛伏於五陰之下雖五陰積累在上而一陽既動便覺五陰已自有消散披靡氣象人有千過萬惡叢萃一身人之善心一復則雖有千過萬惡亦便覺有消散披靡氣象是纔復便有亨通之理 天地發生之初最是於萌芽始生之時要人營護保養且如草木萌動根牙初露易被摧殘惟能於將生之際遮覆蓋護則枝枝葉葉漸漸條達人之善端初發亦多為衆惡陵鑠惟是於出入將發之時養而无害然後自然朋來朋謂助

也如所謂德不孤必有鄰凡善類皆朋也凡日用  
間遇事互有相發明吾之善者皆朋也萬善會聚  
於吾身自然无咎自復身下數句次序節目整然  
不亂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此是天道消息盈虛自  
然之理如自一陽之復積而至於二陽之臨三陽  
之泰四陽之大壯五陽之夬六陽之乾皆反復自  
然之天道人於善心發處便充長之自可欲之善  
積而至於聖而不可知之之神亦是性中所固有  
者出入无疾入者謂剥之上九一爻來入於復之  
初九故謂之入出者謂初九一爻漸出而為九二

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故謂之出利有攸往此一句  
最是做工夫處天道到一陽始復時便自此浸浸  
而往人於善心發處便自此迤邐充長去亦何所  
不到只為人纔到善心發處又為人欲障蔽不能  
利有攸往人善心悔處日用甚多或聽言而於心  
有悔或因觀書而於心有動或於應接事物而有  
警悟於心日用間復處甚多雖大姦大惡之人亦  
然唯其不能利有攸往故至於頻復爾豕者聖人  
言一卦大體之意也剛反二字最要看天道至於  
復時何故都无障蔽為天能剛反剛反二字見得

天道復處人惟其不能剛反雖動而又以逆行故不能利有攸往惟天道能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天行是解上兩句所以如此者是天道自然之運用也學者最要就天行上看天道之有復乃天行自然之道理人之善心發處亦人心固有之理天道到復時便運行无間人何故於善心發處乃不似天之順動而善心又多泯沒蓋為天以无心運用人以私意障蔽人雖以私意障蔽然秉彝終不可泯沒便是天行无間之理利有攸往剛長也惟剛長便能利有攸往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一句最不可以言語解而可以身反觀天地以生物為心人能於善心發處以身反觀之便見得天地之心

象復自十一月觀之嚴霜暴雪正萬物摧挫时无有生意安得有雷不知雷聲已自潛於黃鐘之宮但雷伏在地下雖无朕兆之可見无聲音之可聞人自不知其所謂復蓋積陰沍寒之後而陽氣發生之理其在地中不輕發用者甚有力如人雖為窮凶極惡之事積於一身自外觀之若终无悔過之



心然固有之良心亦自具在或有動於中誰得知之先王以至日閉關前人之說多以為保養此善端先王知天地之心如此故以體法此說固不礙理究竟未是此皆聖人實事聖人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隨天時之動靜而應之當復之時靜以處之則盡裁成輔相之道苟不靜以處之則擾亂天地之性術數家以為厭禳之法固為鄙陋若只作故事看亦非須知先王以天人為一體人有善心不能充長蓋人以天人為兩體故也

六二下謂初也聖人指復處為仁此正與荅顏子之

問克己復禮為仁相似蓋聖人之語只是一理

上六君道莫大於改過復善一不改過則非君道矣易臨傳曰至于八月有凶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又剝傳曰一陰長則一陽消至建戌則極而成剝又復傳曰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曰七日猶七更也今摠以圖明之

无妄

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所謂復則不妄矣聖人終日  
 乾乾純剛不息何自外來之有易所以告學者也  
 苟不知復則流於妄而不自知矣

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而初九則曰往吉六二則曰利  
 有攸往蓋既曰无妄則已上别无去處動著便錯  
 才添纖毫則妄矣此卦辭所謂不利有攸往也雖  
 動著便錯然又非塊然不行也此理元自流行而  
 不息故兩爻皆以往為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只是无所作為不必說不耕而

无妄

无妄

无妄

无妄

无妄

无妄

无妄

无妄

无妄

无妄

无妄

獲不蓄而畚蓋无妄天理也才耕獲蓄畚則是有意作為非天理也象曰未富也蓋天然五穀我強以人力耕獲之是認以為己有而私其富也不耕獲前輩言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正此文之謂蓋述是循其天理自然无妄也作是人為人為則妄矣易傳言心有欲而為者則妄也最好玩味

六三或繫之牛觀此爻人之徼求幸得之心皆可息也象辭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其指示人尤為簡切蓋无妄之得失必隨之初不曾得也

五以剛居中正之位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為

无妄此猶可識也四以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亦謂之无妄此最難識譬如為屋長短之中則易見輕重之中則難識蓋四地位既偏聖人所以戒人可以正固守之也此有二義以九居四剛柔相濟為中中則无妄

九五居无妄之至惟能自信則勿藥而有喜易傳言惟戒在動動則妄矣蓋是極正之理增分毫則為贅過分毫則為過既已无妄而復動是亦以妄為无妄之疾也象言不可試也試字最要着蓋疾则无妄而猶欲試嘗其藥則已不自信矣即妄也如

目疾者以青爲紅以白爲黑色初未曾變也今惟當自治其目而色自定却无改色以從目之理上九无妄至理也而上九則至理之極也至理之極不可加一毫人僞於此而猶有行焉則乃妄而有眚矣天理所在損一毫則虧增一毫則贅无妄之極天理純全雖加一毫不可矣孔子稱顏子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夫止則有所進既止矣雖少進亦不可故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蓋窮極則過過則反爲无妄之害言无妄之窮而又行所以災也

大畜

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畜養也若无此理又何所養有无妄然後可畜此最爲學之要无妄則有誠誠立方可涵養畜聚也使誠不立則涵養者何物將何以爲畜也伊川曰止則聚矣纔止則自然有聚書曰允懷于兹道積于厥躬允誠也懷于兹者已止於此矣然後道始能積又中庸曰不誠无物惟誠然後有物惟无妄然後內充實而有主故可以畜於內若有妄安能畜哉惟无妄然後中有主自是畜之至於篤實輝光可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我所養既大然後可  
以受爵祿當患難若未有所養而欲出爲世用亦  
危矣所畜者既大而不正則反爲學者之害所謂  
學非而博者也言語足以動人文章足以聳衆不  
正則反爲害不如空无所有之人雖欲害物亦不  
能爲大害故利於正有如是之人所畜者大而又  
正則是道全德備充足飽滿可以有爲於世而亦  
天下之所仰望者也故不家食則吉而利涉大川  
以濟險也是聖人斟酌量力然後進而有爲  
畜既正而家食則凶畜不正而不家食亦凶惟畜  
正故不家食則得其位行其道致君澤民而天下  
被其利故吉涉大川則其才能可以濟危難而天  
下安故利

彖剛健篤實此四字最爲根本惟剛健篤實故能輝  
光日新其德自有光輝之理剛上而尚賢能止健  
大正也夫難畜者莫難於至健之物若柔弱之人  
則易爲畜矣是以止健必先有其剛健篤實及尚  
賢之德然後可也惟其止得住是大正也乾之健  
天下之至健也无一物能加之今也爲上九所止  
者以其所尚者賢而大正也大正者理也天下之

健物莫能止惟理可以止之不家食吉養賢也此  
與卦之繇辭不同卦言有如是之人不家食而出  
於有爲則吉蓋以其人所畜者大則可以施爲也  
凡人有餘於已則可以施於世矣故乾之初九則  
勿用聖人於豕恐人以不家食爲賢者之吉則必  
求所以不家食者故又從而發明其義夫賢者之  
進就自有時命本无可喜可憂者若以不家食便  
爲吉則非賢者之所養矣故繼之曰養賢也言此  
者係國家之吉也非賢者之吉也以爲如是之人  
能使之不家食舉而在位此人君所以養賢而吉  
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常人之濟危難必用私意  
小智以求濟也聖人則不然順天理之自然而已  
湯武是也若涉難而不順天意是取敗之道也  
象天在山中大畜天至大也而在山中此大畜也以  
形迹論之山安能畜天今且以近者論之則知  
有此理且人之一心方寸間其編簡所存千古  
之上八荒之間皆能留藏則知天在山中爲大畜  
有此理也君子觀此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於古聖賢之言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  
如是而後德可畜也不善畜者蓋有玩物喪志者

矣

初九陽欲上進爲上六四所止是知有厲則利在己而已己則不犯患難也以剛健之才而處於初又乾健在下其欲向前而上進者何如哉然當大畜之時爲艮四所止則是屈抑而不能伸也故有厲凡人之有剛健之才則其向進之心毅然有不可犯者今爲艮四所止則其心愈躁而不能堪且將決裂四出而後已故聖人戒之以利己凡人在我雖剛而時之所不可苟不顧而強求之則其犯災也必矣

九二與六五爲正應然九二恃剛陽之才必於上進是剛健之人正欲放縱有爲之時也然上爲六五制之而不得去是輿說輻之義也有所畏而止之以免災者初九是也无所畏知其不可過剛而止者二也二以剛而居乎中見其時之不可而自止焉以居乎中故曰輿說輻言能度其宜見其不可自說其輿輻而不行也故象曰中无尤

九三夫初九與九二欲上進有爲爲上所制畜然後知止固自爲易九三與上九爲應正是二陽相得有爲之時如良馬馳逐於道路之間也當正得意

之時上又无人止制而知艱貞固守不敢放肆防閑輿衛使无傾覆之患最九三之難者也惟其知艱貞而閑輿衛故利有攸往

六四制惡於未萌之時也六五制惡於已形之後者也夫於惡之未萌而制之不使有是牯童小之牛角則其角終无見矣何必於角蓋角者牛以之觸物如人之惡念也及六五惡已形之後吾則於其惡之起處從而制之可也夫制已形之惡不於惡之關要處去之非得制惡之道夫豕之能噬嚙者以有牙也今猶其牙是制其要會處也

上九大抵畜極則散如伊尹樂堯舜之道居畎畝之中其畜可謂大矣必佐湯以發其所蘊是得時如天之衢也故象曰道行得時行道之謂也

### 頤

易傳曰无養則不能存息此一句最當看凡人未嘗无良心良知也若能知所以養之則此理自存至於生生不窮矣息生也

頤貞吉頤須是正得正如堯舜禹湯文武則吉如邪說養之則凶

豕豨辭旣言貞吉而孔子復豕之曰養正則吉疑若



贅也殊不知聖人一字之間自有无穷之意學者若識則之一字庶乎知之矣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觀我之所以自養正與不正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人皆知萬物之自生自息而不知天地有以養之聖人德與天地合故養賢以及萬民然萬民之多安得人人而養之惟得其要會則所養甚約而所及其甚博其要先在於養賢而已

象伊川曰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芽發其萌芽爲養之象凡人之言天地養萬物不過雨露

之澤而已而此言雷者其義甚深故易傳有發動之意此意當自體會

初九觀我朵頤凶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六三拂頤征凶頤自初至三皆震體也震動也頤養也動而求養故三爻皆凶是知躁動以求富貴利祿无時而不凶也

六四居大臣之任而才質柔弱似不勝任唯六四到此知自柔弱下有初九陽剛之賢屈己就養是亦吉也內旣陰柔必資人以養其威嚴固非色厲內荏徒有外貌之威嚴也以其有所養然也其欲逐

逐无咎常人資人養以有能既得之則必認爲已  
有而忘夫人是未必无咎也惟到此一節其欲賢  
好下之心逐逐然相繼不已庶幾无咎也象上施  
光也者譬如天之雨雖本興於山川至其及下則  
是自天而下也六四本資初九而有能至其有爲  
乃自六四下施也

易傳所謂柔順而正者以陰居陽謂之正以陽居陰  
亦謂之正六五當人君之位天下所望而養者也  
今也六五以柔弱之姿身資於上九以頤是拂君之常  
經也然人君既知柔弱及任用大臣須是正一不

變乃吉如漢之元帝任蕭望之所宜居貞者也惟  
任不專故恭顯得以陷之而卒亡漢室大抵資人  
以有爲可小事而不可大事故曰不可涉大川

上九以剛健居師傅之任人君資之以有養是由剛  
健以養者也然既有剛健之才又須有戒懼之心  
兩者兼備然後可以涉大川使有剛健之才无戒  
懼之心則是暴虎馮河徒勇也有戒懼之心无剛  
健之才則是兢兢畏懦亦不能有爲也惟兩者兼  
備故作大事而天下蒙其利又六五不可涉大川  
上九利涉大川六五君也上九臣也君當量力臣

當盡力君當畏難臣當徇難君之患常在於太  
自任臣之患常在於不自任

### 大過

大過兌上巽下兌說也巽順也爲非常大過人之事  
自常人論之必須剛毅勇力之人乃能辨此不知  
辨此事者却是巽順和悅元不須動聲色

象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蓋大過雖本於理不  
過然其事皆常人數百年所不曾見必大驚駭无  
一人以我爲是非有大力量何以當之若見理不  
明者見衆人紛紛安得不懼見理明者見理而不  
見人何懼之有我所行者左右前後縱橫顛倒无  
非此理又何嘗獨立乎彼衆人紛紛之論人數雖  
衆然其說皆无根蒂乃獨立也至此則我反爲衆  
衆反爲獨矣

### 習坎

坎陷也陽居陰中則爲陷離麗也陰居陽中則爲麗  
是知小人猶可以依附君子君子於小人群衆中  
决无容身之地

常人言險必以爲凶德坎所謂天險不可升也地險  
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用乃如此蓋

易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若惡險而弃之是廢一物  
廢一物不足爲易

九五凡水火以常論之水屬陰火屬陽至以爻論之  
天一生水水中有陽故坎卦上下二陰中央一陽  
故水屬陽也夫水之流行必先盈滿而後流出若  
澗而盈則能出澗之類是也坎之未至於盈非坎  
深之故但水未能盈滿耳九五君位也如德未至  
於堯舜必求至於堯舜是坎而止於盈也若五一  
爻特患未至於盈耳此君子所以釋之曰中未大  
也

上六此一爻否極必泰屯極必通坎極必出險理之  
自然也然而若知否極而泰不知致泰之道則不  
能去否屯極則通不能爲致通之理則不能去屯  
上居坎之極必能出險然以陰柔之質居之則不  
知所以出險故三歲之久至于凶也

離

序卦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蓋言人居坎陷之地  
欲出其險必有所附麗乃可

利貞亨言人有所附麗不可不附于正人如孔子微  
服過宋乃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則所附得其

正可知故必貞乃亨畜牝牛吉畜字最要着大抵人欲附麗人必恭順和柔乃可故曰禮恭然後可以言道之方然人之恭順豈一朝一夕所可致必畜養有素乃可

彖大抵人不可須臾離於正如日月之不麗乎天則失其所以明百穀草木之不麗乎土則失其所以生然則麗乎正者非明者莫能也欲附麗人必先知其正乃能附麗不知其爲人安能附麗乎柔麗乎中正故身是以畜牝牛吉也離卦蓋言人欲出險雖不可獨立然必求附麗於人以一卦觀之一

陰居二陽之中故上下相輔所以爲麗然六五君位而以六居之似乎非正殊不知六雖柔弱得五則爲剛以六居五正所謂柔麗乎中正

象不曰二明乃曰明兩此以明繼明之義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正如堯舜之相授受文武之相繼如曰重華協于帝此是以明繼明如曰明明在上赫赫在下此亦以明繼明大抵天下道理本自相續以明繼明自是常事後世徒見堯舜禹湯之後有太康文武成康之後有穆王遂以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以明相繼爲異殊不知以明繼明却是常事

至於太康穆王昏亂乃是異常事雖不見而理常在  
初九大抵人之念慮雖未發於外要當制之於未動  
之先蓋離是火九是剛火則炎上剛則欲進火與  
剛在乎用之如何耳善用之則火為明不善用之  
則為炎上剛善用之則為正不善用之則為躁進  
故必敬於先然後能无咎

六二以文明剛中之才居下體之中故曰黃離元者  
善之長元吉蓋无以復加之吉然六二之所以吉  
者正以得中道大抵才過乎中則是智者過之極  
高明而不能道中庸致廣大而不能盡精微者也

九三居下體之上前明將盡後明將繼之時是猶死  
生之際也不鼓缶而歌則大耄之嗟者彼畏懼者  
其凶固明至於鼓缶而歌者雖自謂達死生之際  
殊不知死生乃常事耳初无可樂才鼓缶而歌則  
亦為死生所動矣故皆凶也象曰何可久也此一  
句最要看日之既昃自然傾沒雖千數萬計亦不  
能留此何可久也之義

九四處近君之位聖人於此一文嚴其義峻其辭正  
天下之大分明君臣之大閑謂九四大臣苟侵君  
位突然而來則受莫大之罪焚者古之極刑然六

十四卦近君之位皆不明此意獨於離一卦言之何哉蓋離有相繼之義九四以剛強之才上逼君下繼下體之上大抵人臣之繼君必如舜繼堯禹繼舜乃可无舜禹之心即是莽卓

六五以柔順文明之才居君之位自可怡然燕處然位雖高而理實危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苟恃其尊則必底於敗故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惟離之六五能泣涕戚嗟而不敢安若書謂予臨北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所以致吉

上九一文正如成湯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然上九以剛毅奮發之才是天錫之勇也以離而居上是聰明睿智出於天錫以之出征則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是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亦如成湯伐桀簡賢附勢寔繁有徒其時罪惡非不衆湯但放桀而已書曰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則其餘皆无罪象曰以正邦也此亦表正萬邦之義





